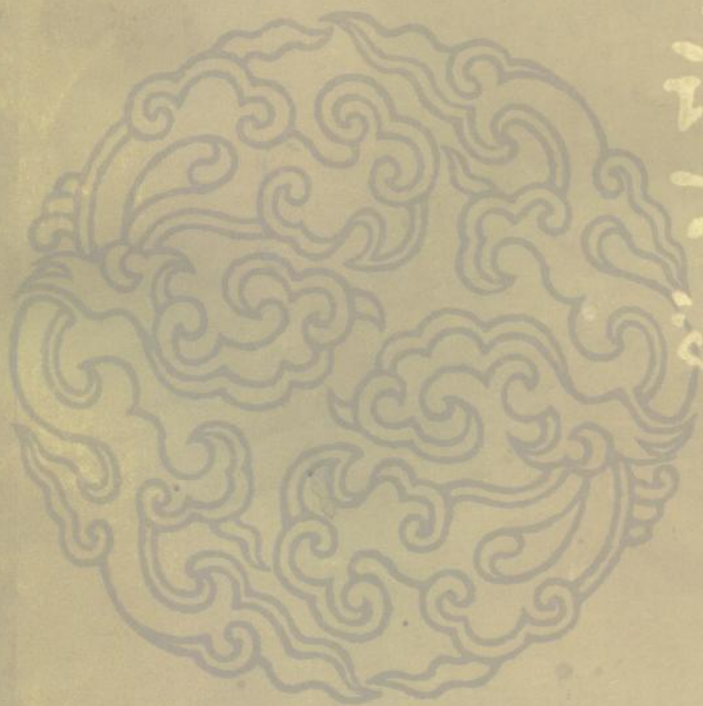


胡文彬 周雷 编

台湾红学论文选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台湾红学论文选

胡文彬 周雷 编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 25 1/2 插页 2 字数567,000

1981年10月第1版

1981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8,600

书号: 10151·538

定价: 2.45元

编者的话

在我们伟大祖国的文学遗产中，《红楼梦》读者和研究者数量之多，分布之广，是任何一部作品都无与伦比的。《红楼梦》问世以后，中国社会几经变迁，而中国人民喜欢阅读《红楼梦》的热情历久不衰。

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最珍贵的文学遗产，不仅受到本国各民族全体人民的珍重和爱戴，也常常要受到各国人民的珍重和爱戴。中国人民为有《红楼梦》这部伟大作品感到骄傲和自豪。对《红楼梦》的研究受到普遍的注意和不断深入地开展，并已成为一项专门的学问——红学。台湾学者对《红楼梦》的研究工作是我国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三十年来，台湾红学界在《红楼梦》研究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。

在《红楼梦》版本的整理出版方面，台北商务印书馆一九六一年影印出版了胡适所藏的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甲戌本，台北青石山庄出版社影印出版了胡天猎藏的程丙本，为《红楼梦》版本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。此外还影印了东观阁刊本、王希廉评本，翻印了脂京本、脂戚本、脂稿本。

在《红楼梦》研究方面，台湾省也取得了一些可贵的成绩。诸如《红楼梦》的思想内容、艺术成就、人物评价、创作

过程、版本源流、作者考证、脂砚评语、续书问题等等，都有人在进行认真的研究，并发表过一些具有新资料、新见解的论文和出版过一些研究专著。

大陆上的红学界人士，为了进一步开展《红楼梦》研究工作，希望能同台湾红学界进行学术交流。可是在目前的条件下，还难以有广泛接触的机会。因此，把台湾红学研究者的论著加以编辑出版，这对《红楼梦》研究者和爱好者来说，应是有所裨益的吧！

为了使全国红学界人士能够看到台湾红学论著的基本面貌，加深对台湾同行们的了解，促进全国各地红学界的学术交流，我们在选编时，尽量考虑到各个方面的情况和需要，凡是有一定价值的论著都尽量收入。

台湾出版的红学专著和发表的红学论文较多，我们仅从中选出二十几位研究者的四十多篇论文，编成是集，以飨读者。

本书所收的全部文字，均录自原载书刊。对个别明显误排文字作了校订，纪年和地名作了必要的统一。

本书编辑过程中，承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、北京图书馆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、百花文艺出版社等单位的大力支持，又蒙吴世昌、张毕来、杨宪益、冯其庸、李希凡诸同志的热情鼓励和帮助，特别是香港大学中文系马力先生协助我们收集并复印了部分资料，谨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。

胡文彬 周 雷

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五日于北京

目 录

第 一 辑

红学六十年.....潘重规(3)

《红楼梦》的发端.....潘重规(18)

《红楼梦》的悲剧精神.....吴宏一(43)

论《红楼梦》的喜剧意识.....柯庆明(64)

《红楼梦》的世界性神话.....黄美序(79)

《红楼梦》里的梦.....李元贞(89)

我猜想《红楼梦》成书经过.....梁宗之(100)

《红楼梦》中的戏剧史料.....俞大纲(119)

“冷月葬花魂”与《西青散记》.....潘重规(160)

论《红楼梦》的写作技巧.....罗 盘(174)

论《红楼梦》的高潮.....罗 盘(200)

《红楼梦》的语言艺术.....宋 哲(234)

《红楼梦》故事的人物问题.....方 豪(247)

从宝玉的觉悟看《红楼梦》的出世精神……徐小玲 (253)

悲剧的塑像——林黛玉……梅 苑 (270)

宗法社会的畸形面

——谈探春母女的冲突……董挽华 (298)

疏影暗香

——香菱气韵的品评……康来新 (307)

红楼二尤的悲剧情味……严曼丽 (319)

曹氏笔下受屈辱的女性……陈秀芳 (326)

甄士隐与贾雨村……吕正惠 (336)

论《红楼梦》中的丑角……童元方 (343)

第 二 辑

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《石头记》影印本……胡 适 (373)

甲戌本《石头记》覈论……潘重规 (398)

从影印的《国初抄本原本红楼梦》谈起……王三庆 (435)

再谈《国初抄本原本红楼梦》……王三庆 (442)

读《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》……潘重规 (446)

初详《红楼梦》

——论全抄本……张爱玲 (464)

读列宁格勒《红楼梦》抄本记……潘重规 (479)

胡天猎先生影印《乾隆壬子年木活字版

百二十回红楼梦》序……胡 适 (500)

关于《红楼梦》六十四、六十七两回的问题……严冬阳 (502)

曹雪芹生平新考……严冬阳 (511)

曹雪芹年龄与生父新考……高 阳 (541)

曹雪芹摆脱包衣身份考证初稿

——由《曹雪芹故居之发现》谈起兼纠有关

曹雪芹生平的若干错误看法……………高 阳(572)

脂砚斋非曹颉遗腹子考……………刘广定(592)

补论脂砚斋为曹颉遗腹子说……………翁同文(598)

《红楼梦》脂批平议……………张寿平(619)

《红楼梦》的批语和批书人……………严冬阳(633)

论列宁格勒藏抄本《红楼梦》的批语……………潘重规(693)

列宁格勒藏抄本《红楼梦》中的双行批……………潘重规(709)

漫谈脂砚斋批语引诗……………翁同文(717)

曹雪芹对《红楼梦》的最后构想……………高 阳(724)

高本四十回之文学技俩及经营匠心……………林语堂(742)

红学史上一公案

——程伟元伪书牟利的检讨……………潘重规(767)

程伟元的画

——有关《红楼梦》的新发现……………张寿平(772)

附录一：台湾省《红楼梦》研究资料索引……………(776)

附录二：台湾省红学研究论文索引……………(784)

第 一 輯





红学六十年

潘重规

研究《红楼梦》已经成为一门学问，而且“红学”这一名词，也已取得海内外学术界的承认，似乎不须在此多加解说了。

一九六六年，我在香港曾作一次讲演，讲题是《红学五十年》。我认为自从一九一七年，蔡元培先生刊行了《石头记索隐》一书，引起和胡适之先生的论战。胡先生写的《红楼梦考证》，的确和清儒治经方法非常相似。而且经论战以后，引起全世界学人的重视。因此不断的搜求新资料，发掘新问题，造成了红学辉煌的时代。所以我认为真正的红学，应该从蔡胡两先生开始。我讲“红学五十年”，即在说明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六六年整整五十年的红学发展，同时也提出了我个人发展红学的计划。今天我的讲题是“红学六十年”，意思着重在续讲近十年红学的发展。不过讲述近十年红学之前，似乎有简单补叙前一段时期的必要。

我们知道蔡胡论战的时期，蔡先生是北京大学的校长，胡先生是北京大学的教授，都是受国际学术界重视的人物。因此，这次论战特别轰动。论战的结果，胡先生的主张，可以说得到了

压倒的胜利。简单说来，蔡先生认为《红楼梦》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，书中本事，在吊明之亡，揭清之失。书中人物，多影射汉族仕清名士。胡先生则认为《红楼梦》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。他指斥蔡氏考定刘姥姥是汤潜庵一类的诘难，痛快淋漓，使蔡先生无词以对，他又考得曹雪芹的家世，发现脂评《红楼梦》抄本，故断定前八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，后四十回是高鹗所伪造。胡先生认为这是历史考证方法的成功，因此博得一般学者的信从。鲁氏的《小说史略》，以及日本欧美甚至整个世界谈《红楼梦》的人士，全都采用了胡先生的学说。一九五七年，我参加在西德举行的汉学会议，当我发表对《红楼梦》作者的意见时，一位外国教授即起立发言，认为胡先生的说法已成定论，不容再加批评。可见这几十年来，说得上是定于一尊的“胡适时代”。但在一九五一年，我对胡先生学说提出怀疑，可能是胡先生学说受到撼动的开始。过去蔡元培容庚虽然提出异议，但经胡先生反驳后，便声气消沉。而我提出的问题，胡先生却始终未能答复。在那年的五月廿二日，台大中文系学会邀我作一次红学演讲，我提出了我的具体意见。简单说来，胡先生重要的主张有三点：

一、《红楼梦》前八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；

二、《红楼梦》后四十回是高鹗所伪造；

三、《红楼梦》是作者隐去真事的自叙传，书中甄贾两宝玉，即是曹雪芹的化身，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。在举世风从胡先生说法的时期，我对于胡先生的说法却不敢轻信。第一，我认为《红楼梦》是曹雪芹自叙传的说法，与《红楼梦》内容不合。试看《红楼梦》全书，一方面对贾府的描写，着意铺排成帝王的气派，如秦可卿的出丧（第十三回），史太君的做

寿(第七十一回)，这在曹家如何附会得上！另一方面，《红楼梦》的作者对于贾府的恶意仇视，时时流露于字里行间，焦大、柳湘莲的当面明骂，尤三姐托梦时的从旁控诉(庚辰、戚本第六十九回)，在在都表现作者对贾府的痛恨。如果作者是曹雪芹，他为什么要诋毁他列祖列宗如此不堪呢？可见自叙传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。第二，胡先生认为后四十回是高鹗伪造，他的考证说：“程序说先得二十余卷，后又在鼓担上得十余卷，此话便是作伪的铁证，因为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！”照胡先生的说法，世间奇巧的事便是作伪的铁证，这是根本不合逻辑的推论。我曾经举出曾国藩莫友芝翻刻胡克家本通鉴一桩事实。当他们开工之后，听说胡刻板片还在鄱阳，就把它买来，只存前二百零七卷，缺了后面八十余卷；天下事可也真巧，他们书局刻的板片，刚刚从最末一卷，倒刻上来，又刚刚刻到缺板为止，恰恰对头，混然相接。世间居然有“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”！胡先生为什么硬要说“到了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七年之间，高鹗和程伟元串通起来，把高鹗续作的四十回同曹雪芹的原本八十回合并起来，用活字排成一本，又加上一篇序，说是几年之中搜集起来的原书全稿”呢！（语见胡氏《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》）所以从证据和逻辑上，我认为对“高鹗伪作”的判案是不能成立的。当年胡先生和许多学术界的朋友对我纷纷指斥，但是我反求诸心，并没有丝毫动摇。我只是心口相语，要解决此一问题，必须在八十回抄本新材料之外，再发现百二十回抄本，才有解决希望。此一希望，期之十年百年，能否及身见到，真是渺茫得很。不料在十年前，也即是我与胡先生辩论的十年后，新发现的《乾隆抄本百二十回红楼梦稿》，竟得影印面世。根据这一部重要的新材料，胡先生“高

鸮伪造”的说法非修正不可。第三，《红楼梦》是什么人作的？一直是一个猜不透的谜。早期留下的抄本，没有一部著名是曹雪芹作的。最初刊印《红楼梦》的高鹗、程小泉，他们在序言中，只说：“《石头记》是此书原名，作者相传不一，究未知出自何人，惟书中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。”以高程与雪芹时地之近，只说是“究未知出自何人”，可见此书作者讳莫如深，才会有此现象发生。胡先生发现了庚辰本后写的跋文（《胡适近著》第一集）说：

此本有一处注语最可证明曹雪芹是无疑的《红楼梦》的作者。第五十二回末页写晴雯补裘时：“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”。下有双行小注云：“按四下乃寅正初刻。寅此样写法，避讳也。”雪芹是曹寅的孙子，所以避讳“寅”字。此注各本皆已删去，赖有此本独存，使我们知道此书作者确是曹寅的孙子。

胡先生举出了曹雪芹作《红楼梦》的铁证。但庚辰本第廿六回，薛蟠对宝玉说看见一张落款“庚黄”的好画时，却把寅字又写又说，又是手犯，又是嘴犯。如果说避讳的写法，作者便是曹雪芹；那不避讳的写法，作者就断不是曹雪芹了。现在流行的坊本《红楼梦》署名曹雪芹、高鹗为作者，这是书店后加的，原始的《红楼梦》是没有作者的署名的。

现在要谈到我个人的观点了。我认为《红楼梦》作者所处的时代，是汉族受制于满清的时代，一班经过亡国惨痛的文人，怀着反清复明的意志，在异族统治之下，禁网重重，文字之狱，叫人悲愤填膺，透不过气来。作者怀抱着无限苦心，无穷热泪，凭空构造一部言情小说，借儿女深情，写成一部用隐

语寓亡国隐痛的隐书，保存民族兴亡的史实，传达民族蕴积的沉哀，想冲破查禁焚坑的网罗，告诉失去自由的并世异时的无数同胞，指示他们趋向自救的光明大道。作者处在异族严密监视之下，真事尚要隐去，真姓名自然不敢暴露了，这便是《红楼梦》究不知何人所作的原因。他既不能明说，又不甘心不说；他所说的既怕人知道，又怕人不知道，所以要巧妙地运用隐语来表达隐事。我们发现隐语涵义以后，便发现《红楼梦》的原作者不可能是旗人曹雪芹。我提出前面许多诘难，胡先生都未作答。只是后来胡先生自美回国见面时，胡先生说：“旅居国外，缺乏新材料，暂时不能答复。”这是胡先生学说接受了严格的批判和怀疑的开始。

在这以后，和胡先生同时同调的俞平伯先生仍留在北京，除发表一些零星红学文字外，曾将他早年出版的《红楼梦辨》，修订成《红楼梦研究》一书，于一九五二年出版。他又在一九五四年，完成了《脂砚斋红楼梦辑评》一书。对于研究脂评的读者，是有其一定的贡献。还有周汝昌，在一九五三年，出版了《红楼梦新证》一书，搜集有关曹雪芹的资料非常丰富。其他如吴恩裕的《有关曹雪芹八种》、《有关曹雪芹十种》，都是着眼在有关曹氏的文献。林语堂先生，在一九五八年，发表了《平心论高鹗》一文，除了承认《红楼梦》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外，他分析脂评及文章的内容，得到后四十回是高鹗据曹雪芹的遗稿而补订的结论。此外，一九六一年，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吴世昌，用英文写成《红楼梦探源（On the Red Chamber Dream）》一书，外国学者读《红楼梦》的颇受此书的影响。在此同时，流通的《红楼梦》资料也着实不少。除一九一一年上海有正书局石印的戚蓼生序本外，有一九五五年影印的乾隆庚

辰脂评本；一九六一年，有胡适之先生影印所藏的甲戌本；一九六二年，有大陆影印的《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》，台北韩镜塘先生影印的乾隆壬子年木活字排印本《红楼梦》。还有启功的注释本，俞平伯的八十回校本。以至周春《阅红楼梦随笔》、裕瑞《枣窗闲笔》、敦诚的《四松堂集》、敦敏的《懋斋诗钞》、明义的《绿烟琐窗集》、张宜泉的《春柳堂诗稿》，也都纷纷影印流通，这些全是发源于蔡胡论战冲激的力量，汇成的浩浩长流，确实供给了研究红学的人士不少的资料。

我在“红学五十年”的演讲中，回顾过去，瞻望未来，提出了我的愿望。我呼吁爱好《红楼梦》的人士，无论他对《红楼梦》看法如何，必须设法丰富《红楼梦》本书及有关的资料。要尽量流通所有的资料，要尽力整理所有的资料，要好好利用所有的资料。我建议做几件具体的工作：第一，影印已发现的资料；第二，整理已流通的资料。整理资料，是运用的准备，是研究工作的奠基。眼前应该着手的工作，有①各脂评本和程甲程乙本的校勘；②各脂评本评语的收集和校订；③书中人名物名等等的索引；④各种参考资料的索引和提要；⑤有关《红楼梦》研究问题丛书的结集等项。末了，我提出胡适之先生指示研究《红楼梦》的方法说：“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，考定这书的著者是谁，著者的事迹家世，著书的时代，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，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，这些问题乃是《红楼梦》考证的正当范围。”我觉得，除胡先生所说之外，我们还须熟读深思，涵泳全书描写的内容和结构技巧；我们还须高瞻远瞩，洞观整个时代和文学传统的历史背景。庶几能体会到《红楼梦》作者的苦心，认清《红楼梦》的真面目。

以上简述“红学五十年”的大概，现在应该叙述最近七、八年来红学发展的情况了。当我演讲“红学五十年”的那年，我在香港新亚书院中文系开设了一门“红楼梦研究”的选修课程，成立了《红楼梦》研究小组。创刊《红楼梦研究专刊》，把研究讲习所得发表出来，求正海内外的通人。六、七年来，前后举办了《红楼梦》研究展览三次，出版了《红楼梦研究专刊》十辑。在这不长不短的时间里，组员写成专书的，有陈庆浩的《红楼梦脂评的研究》、叶玉树的《吴世昌红楼梦探源译评》、邓美玲的《红楼梦诗词曲与人物之研究》等。还有小组组员合编的《研究资料索引》多种，如《红楼梦俗话初探》、《红楼梦诗辑校》、《红楼梦诗话》、《红楼梦联语、词、曲、杂文辑校》、《红楼梦谜语辑校》、《略论红楼梦的谜语》、《新编红楼梦脂砚斋评语辑校》；其中由组员陈庆浩主编的《新编脂评辑校》，已由《红楼梦》研究小组和巴黎第七大学东亚教研中心联合出版。还有各脂评本和程乙本的校勘工作，也进行了一部份。在展览期间，方豪教授、周策纵教授曾莅临演讲，对小组的工作，颇承奖许。其他各地专家，如美国的赵冈、李田意、柳无忌诸教授，日本的桥川时雄，神田喜一郎、伊藤漱平诸教授，澳洲的柳存仁、李克曼诸教授，在香港的蒋彝、宋淇诸教授都给予我们非常多的赞助和鼓励。近七、八年来，我又利用寒暑假，一度在南朝鲜、美国、列宁格勒，数度在日本、巴黎、伦敦、意大利，一方面向学者请教，一方面注意新发现的材料。因此对今日全世界红学的发展，有一概略的认识，我愿意借今天的机会，向各位作一简单的报告，并请指教。

首先说到《红楼梦》的译本。周汝昌《红楼梦新证》著录

了英文七种、德文一种。一粟《红楼梦书录》著录了英文六种、德文法文各一种，另有蒙文、锡伯文、日文共五种。吴世昌《红楼梦的西文译本和论文》列举了英译本七种、俄译本二种、德译本三种、法译本四种、意译本一种，共计十七种。他说：“到目前为止，在西文中此书的全译本只有俄文。英文译本现在流行的有三种，都是节译。法文有了全译，但尚未出版。”据我近年接触，知道英文已有彭寿先生 (Mr. Bonsall) 的全译本。一九六七年，我前往伦敦，曾在他的郊居晤谈，他将译文全稿两篋出示。他从七十岁起，用坊间翻印的程甲本，每日翻译三小时，头尾十年，到八十岁，才把一百二十回书译完。他去世后，他的儿子在美国接洽将译稿出版。还有牛津大学霍克思教授 (Prof. David Hawkes) 为了要翻译《红楼梦》，自动提早退休。今年初，我在巴黎看到他的英译本第一册，大约全书即将译完。日文方面，《红楼梦》书录出版后，有一九六〇年平凡社刊行的伊藤漱平的全译本。一九六一年，有松枝茂夫的节译本。一九六九年，伊藤漱平又修订他的旧译本，仍由平凡社出版。南朝鲜由于传统学风，小说方面，显得较冷落，不过，也还是有节译本。吴世昌报导的法文全译本，近年来经李治华先生修订整理，不久也将出版。一九六九年九月，我在意大利圣尼格里亚 (Senigalia) 出席国际汉学会议，曾会见马西博士 (Dr. Masi Edoerda)，据她说，本来是意大利文全译本，为了将就出版商，内容颇有删节。俄文方面，由巴那札克 (ПАНАЗАК) 和孟西科夫 (Menshikov) 合译的《红楼梦》，一九五八年，苏联国立文学出版社出版。据孟西科夫教授说，全书无省略，韵文部份，是由他执笔的。

再谈到全世界各地红学研究的情况，可以说相当蓬勃。日